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周易外傳卷三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譏

咸

卦以利用則皆親乎人之事而惟咸則近取諸身何也義莫重乎親始道莫備乎觀成以始爲親故寂光鏡影量乍現而性無體者不足以爲本也以成爲觀故濶淖纖靡視則希而聽則夷者不可得而用也此聖人之本天道觀物理起人事以利用而非異端之所得而亂也久矣天地人三始者也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无有道而无天地故道以陰陽爲體陰陽以道爲體交與爲體終无有

虛縣孤致之道故曰无極而太極則亦太極而无極矣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開闢也而其現以爲量體以爲性者則惟陰陽之感故泝乎父而天下之陽盡此泝乎母而天下之陰盡此父母之陰陽有定質而性情俱不容已於感以生則天下之大始盡此矣繇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以爲始繇身以下子孫曾元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爲始故感者終始之无窮而要居其最始者也无有男而无女元有女而无男无有男女而无形氣氣充而情具情具而感生取諸懷來陰陽固有情定性凝則莫不篤實而生其光輝矣故今

日卓然固有之身立乎現前而形色不爽者卽咸之所以爲咸豈待別求之含藏種子之先以爲立命之區哉若其身之既有則人之於天地又其大成者也乾一索而震再索而坎三索而艮則乾道成矣坤一索而巽再索而離三索而兌則坤道成矣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則坎離而上亦陰陽之方經方綸而未卽於成者與故坤立而乾斯交乾立而坤斯交一交而成命基乃立焉再交而成性藏乃固焉三交而成形道乃顯焉性命形三始同原而漸卽於實故乾坤之道抵乎艮兌而後爲之性命者凝聚堅固保合充實於人之有身且夫泰者天地之交也然性情

交而功效未起繇泰而恆繇恆而既濟繇既濟而咸皆有致一之感必抵咸而後臻其極臻其極而外護性情欣暢凝定以固其陰陽之郛郭者道乃盛而不可加陽不外護則陰流流而不知其所止陰不外護則陽燄起而不烊其和自我有身而後護情歸質護性歸虛而人道乃正藉其不然亦流蕩往來於兩閒而无所效其知能矣是故以我爲子而乃有父以我爲臣而乃有君以我爲己而乃有人以我爲人而乃有物則亦以我爲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須而大成焉未生以前旣死以後則其未成而已不成就者也故形色與道互相爲體而未有離矣是何也以其成也

故因其已成觀其大備斷然近取而見爲吾身豈有妄哉
然則艮之亦取於身者何也艮者乾道之成男也陰无成
而有終故兌不足以象身陽函陰而知始故艮足以象身
禽狄知母而不知父細人養小而不養大惟能盡人道以
立極者尊陽而賤陰雖然艮非无陰者也不如兌之尙之
也咸兼所始艮專所成聖人實見天性於形色之中擬之
而後言豈虛加之也哉

恆

以居則亨以行則利有攸往而值恆之時无乎不凶何也
恆者咎之徒也非恆以致咎其時咎也故亨而可无咎亦

靳靳乎其僅免於咎矣陰陽之相與各從其類以爲匹合其道皆出乎泰否雷風相際或恆或益水火相合或濟或未山澤相偶或咸或損泰通而否塞咸感而損傷旣濟往而未濟來恆息而益生以澤注山則潤而生滋以山臨澤則涸而物敝以水承火則蘊而養和以火燬水則沸而就竭以雷起風則興而及遠以風從雷則止而嚮窮恆者旣然之卦也陽老陰壯爲日夙矣昔之日月不可追而陽離乎地以且散於碧虛陰反其居以旋歸於穴壑苟非體天地貞常之道敦聖人不息之誠未見其久而不衰者也故恆者凶吝之府而當位者爲尤甚焉三上之所以大逢其

疚也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出矣而升乎風之上陽志愜矣氣在外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降乎雷之下且入矣陰情慰矣風末雷收非亢旱乘之則曠霾斯起故陰常散而緩受交於陽而風雨時寒暑正者此益四告公之從非恆初求深之獲也故之六卦者皆與泰否同情而以陽下陰上爲正情不可極勢不可因位不可怙恬其位以保其固然故恆四躍馬關弓而禽終不獲恆初陸沈隱蔽而貞以孤危當斯時也自謂可以永年而不知柔榆之且迫何施而可哉故地貴畱其有餘情貴形其未順挾其宜上宜下之常求而得焉後此者將何繼乎是以

君子甚危乎其成之已夙而无所拂也陽奮乎上亢而窮則爲災陰散乎下抑而相疑則戰天地也雷風也水火也山澤也无之而不以陽升而陰降爲凶吝之門也體道者安其故常而不能調其靜躁之氣曰吾率吾性情之恆也其能恆其德而无羞者鮮矣非恆也而後可以恆恆者且不恆矣天地之久照久成聖人之久道豈立不易之方遂恃之以終古乎故曰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恆也巧者天地聖人之所以恆也而僅恃乎天尊地卑雷出風入之規矩乎

遯

陰長之卦繇剝而下莫盛於觀繇姤而往莫穉於遯觀姤處而无嫌遯先時而早去者何也乘時者莫大乎位正位者莫尚乎中乍得所尚雖小喜而志行猶斬乎尊雖將盈而意歉故觀四之視五邈若天地而不可陵遯二之視三易若振落而无所忌陽雖欲恃積剛以弗逝其可得哉然則陽之所以遯者以二也二爲小主而小利貞當吾世而迫陽剛以不處陸沈而不可拯則小亦何貞之有哉曰陰之偏陽以遯者時也六之居二者正也正而思柔與艮爲體而受止於三此其爲情豈常有陰賊刑害幸其去以遂僭侈之心乎而當其時則固授人以疑无其心而授疑於

人二亦所遇之不辰矣則將告之曰疑在人而自信者志
志不僭而疑非所嫌也雖然陽終疑而逝則二欲達其志
而不可得其位正其勢親可以挽將駕之轍而莫挽之或
挽之而情不及文文不達志无擊固不舍之情无流連无
已之意則且欲挽之而終不可得是何也陽之決成乎必
遯之世者无可前可卻之幾也而又孰與諒二相挽之心
邪故白駒之詩似之矣其可畱也則摶維之其不可畱也
尤懷音於遐心之後莫之勝說而猶且說與抑亦可以謝
咎於天人矣雖然二豈以苟謝其咎者自謂終畱陽之志
哉魚石之止華元也呂夷簡之薦富范也其情似也而其

德則非殷之將亡紂无遯德而殷先王之廟社則邁遯之時也率汝墳之子弟勤如燬之王家以維繫成湯之墜緒如文王者而後可謂固志焉嗚乎難言之矣

大壯

大壯之世陰畱中位陽之長也雖視泰爲盛而與復同機復三陰不應陰而頻復且厲大壯之三陽陰應而同其觸藩之志豈不憊與陽之施壯於陰也非四不爲功震主而不嫌犯類而不恤四方勞勞於壯而未有甯其俯而呼將伯之助毋亦比鄰之是求乃舍其同氣以甘陰之曠甚矣三之迷也壯者陽之用也陽化陰則陰效陽爲陰化陽則

陽從陰志物至知知借與俱化而後陽德之壯反爲陰用
陰亦且乘須臾之離恃內應而爭一觸曰我亦壯也是三
本君子特以荏苒私昵投足於網羅之中而成乎厲復誰
得而援之曰此非小人之壯也哉甚矣上六挾不逞以犯
難而三爲其所罔也嗚呼處壯之世蓋亦難矣以德則陽
消陰也以位則臣干君也湯放桀於南巢而曰後世以台
爲口實則聖人慙矣公羊獎趙鞅之叛而王敦蕭道成尸
祝之曰清君側之惡尙往不止亂臣借焉爲三不可爲四
極難大壯之吉非貞何利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无伊
尹之志則篡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非以其情繫於天地

者鬻拳之自別不如屈子之放逐也

處非所據之位能因勢之不畱而去之其猶足以補過乎
紀侯大去其國傳曰與其不爭而去非也紀侯之國紀侯
之據也非大壯之五也其猶稱紀侯猶晉執虞公著其位
閔其亡之易而甚其无悔之劣也齊湣驩然侈衣帶之肥
晉恭欣然操禪詔之筆有人之心者亦何以處斯哉惟壯
之五乎則觸藩之羊蒙虎皮而僅立於天步其亡也忽焉
其勢也與哉其理也天遲回於久厭之心而需期已屆人
憤懣於无君之憾而待旦方興藩決矣輿壯矣是積靁欲
激東光初起之候也喪之易非羊之不幸也知其易不驚

其喪則可以自保可以保其子孫可以不貽慘毒於生民
可以不羈天誅於旦暮閏有歸而朔旦正蠹已靜而雅樂
聞則以謝前者妄竊之辜而又何悔之有焉故□□□□
□之浩然於□□也君子謂之曰順□□□□情也□
□□□□而糜人膏析人骨爭死亡於蔡州角之羸亦心
之憐矣□□□□□□之族至今存禍福无不自己求
之者豈不諒夫

晉

晉進之也延陰而進之也夫物以同類爲明類以相從爲
協晉自觀來陰舍四而上處五是殆絕其類矣而惡知絕

其類者爲卽尊而開其進之達徑乎晉五之於陽需五之
於陰采入而據其尊操彼之從違而招我之儔伍有同情
焉需需陽以主陰晉晉陰以篡陽情相若道相反晉非君
子之卦也則何取於康侯之績乎離麗也麗乎陽翕而專
以消陽也陽明而陰暗陰不能自明故往麗焉陽翕而專
陰闢而化陽處陰中不隨陰暗故水內景陰處陽中隨陽
而明故火外景陰麗乎陽依陽外著延照三陰俾不迷於
所往故離位在午德任嚮明然則五之晉其類以升者將
欲祓濯昭蘇革其夙滯以登於清朗在觀之四且觀光於
自他之耀而今自有之則可不謂人已互榮者與夫然而